

歷史與空間

雁翔

# 從毛澤東《送瘟神》說起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隆重推出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作者題曰:「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蘇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詩云——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失,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兩首詩的發表,立馬在全國引起極大轟動和振奮。第一首通過對一些地區蕭條淒涼的描述,揭露舊中國血吸蟲病的猖狂肆虐和疫區人民的悲慘遭遇;第二首寫新社會廣大民眾填壕平溝、消滅釘螺的人民戰爭,結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更抒發人民群眾戰勝瘟疫的豪情壯志。兩詩一舊一新,對比強烈,意象鮮明,涵義深厚,讀來真的令人意氣風發,思緒萬千!

今天的年輕人大多不知血吸蟲為何物了,他們沒經歷過上世紀50年代那場遍佈大半個中國與血吸蟲較量、全民參與的阻擊戰啊!

血吸蟲病是人或哺乳動物感染血吸蟲而引發的一種傳染病,老百姓稱其「大肚子病」,亞、非、拉美數十個國家都有流行。此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患者出現咳嗽、發熱、胸痛、腹瀉、血便等症狀,引發病疾、消瘦、腹水,導致器官衰竭而死亡。慢性患者可持續10年至20年,最後喪失生命。

讀史得知,血吸蟲病在我國起碼存在兩千多年了。秦漢時就很嚴重,唐宋時期已蔓延黃淮和廣大江南地區。在古代它絕對是傳染性強、危害生命的重要殺手之一。眾人皆知《三國演義》中神機妙算的諸葛亮登七星壇「借東風」的傳奇故事。曹操80萬大軍在赤壁戰役大敗,說是周瑜聽孔明「火攻」所致。其實這是小說作者的杜撰——專家考證,曹軍失敗根本原因是血吸蟲病作祟!原來曹操數十萬大軍均係北方人,他們突遭血吸蟲侵擾毫無招架之勢,戰鬥力喪失殆盡,使周郎倖倖取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奇勝,故

有「曹操敗赤壁怨蟲不怨火」之說。

此事自有證據。陳壽在《三國誌·魏書·武帝紀》就隻字未提「火攻」,而說:「(曹)公至赤壁,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軍歸」——這個「大疫」,正是血吸蟲病!曹操兵敗後曾給孫權修書一封云:「赤壁之沒,值有疾病,孤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疫情破壞力之大,由此可見。故而有哲人曰:與疫情造成的巨大傷害相比,任何戰爭都不值一提!1973年考古人員在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女屍和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的西漢男屍也都做了「旁證」:經解剖從他們腸壁及肝臟組織中均發現血吸蟲卵,證明漢代兩湖一帶曾有血吸蟲肆虐。

讀《曾國藩家書》,他也記述麾下湘軍遭血吸蟲侵害、無力克敵之事。湘軍素以英勇善戰、攻勢凌厲著稱,但與太平軍對陣之時卻連連失利。查原因,原來湘軍官兵大多來自非血吸蟲病流行區,是對血吸蟲無抵抗力的易感人群,一旦接觸疫水就被感染或重複感染,導致死傷無數、戰鬥力大減,難怪曾國藩發出如曹操那樣「赤壁之敗怨蟲不怨火」的浩嘆!

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血吸蟲病再度肆虐,大批患者死亡,致使南方出現許多「無人村」、「寡婦村」、「大肚子村」和「棺材田」,大批田地荒蕪、滿目瘡痍,慘不忍睹。湖北陽新縣幾年間就有8萬多人死於血吸蟲病,毀滅村莊7,000多個,荒蕪耕地1.5萬公頃(23萬餘畝);1950年江蘇省高郵縣新鄉農民在存在釘螺的水灘耕作,結果有4,019人感染急性血吸蟲病,死亡1,335人,死絕45戶,遺下孤兒91個,真是一派「萬戶蕭疏鬼唱歌」慘象……

血吸蟲病影響深遠。毛澤東是湖南人,自然對其感同身受。據悉1949年渡江戰役時,許多北方戰士感染血吸蟲病,導致大規模非戰鬥減員,令人痛心。建國之初,長期戰爭導致百業荒廢、國力空虛,血吸蟲病也變本加厲。1953年最高法院院長沈鈞儒在太湖療養,見血吸蟲十分猖獗,致函毛澤東反映情況。毛極為重視,覆函說「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着重防治」,還親自到杭州等地做調研,1955年鄭重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號令,他告誡人們:「除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威



《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詩《送瘟神》。網上圖片

脅。是可忍,孰不可忍?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一場聲勢浩大圍剿血吸蟲的人民戰爭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在全國打響,各行各業浩浩蕩蕩下鄉圍剿血吸蟲,連小學生也被組織起來去郊外滅釘螺。各地也隨之捷報頻傳。

精神變物質。毛澤東兩首《送瘟神》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乘勝追擊、消滅血吸蟲的決心。70年來我國血吸蟲病防治成就舉世矚目。在流行的12個省中,滬、粵、閩、桂、浙5省達到血吸蟲消除標準,四川達到傳播阻斷標準,其他6省也達到傳播控制標準。全國血吸蟲患者和傳播環境大大銳減。抗血吸蟲疫苗也在武漢華中科技大醫學院和長沙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取得重大突破。但現在還不能太過樂觀。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長曹小紅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發言:「血吸蟲這個『瘟神』尚未走遠,更沒有滅絕!」曹委員指出,長江流域還有7省釘螺面積仍有36億平方米,疫病傳播環境依然存在,尚有患者5萬多人,數百萬人仍面臨威脅。一旦鬆懈,血吸蟲病可能捲土重來!

實踐證明,人類與各種瘟疫的較量都是持久戰,病毒隨時可能乘人不備死灰復燃。就像此番新冠病毒一樣,我國已取得階段性勝利,但距完勝尚遠;域外各國的疫情更趨高發,情勢非常嚴峻!我們務須嚴控死守、晝警夕惕,以「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的堅強氣勢,與病魔作不調和的決戰,不獲全勝絕不收兵。一旦麻痺鬆懈「大意失荊州」,就前功盡棄、後悔晚矣!正所謂——

當年決戰血吸蟲,  
主席曾賦送瘟神。  
而今搏殺新冠病毒,  
病毒疫詐須恆心!

書若蜉蝣

葉輝

# 倫巴第為全球經濟火車頭

話說倫巴第(Lombardia)是位於阿爾卑斯山和波河的北部大區,與意大利的其他大區皮埃蒙特(Piemonte)、艾米利亞-羅馬涅(Emil-Romagna)、威尼托(Veneto)、特倫提諾-上阿迪傑(Trentino-Alto Adige),以及瑞士等地區互相連接。

事實上,意大利約有六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倫巴第大區,首府為意大利北部最大城市米蘭;裕信銀行(UniCredit SpA)大樓高達231米,此為意大利全國最高的摩天大樓,與此同時,倫巴第亦擁有全國數量最多的高層建築。

倫巴第乃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之一,大區區內生產值(GDP),經統計價值約為4,000億歐元,乃歐洲三個最富有地區之一,人均GDP高於意大利其他地區百分之三十;就在2017年,根據歐盟統計處(Eurostat)所統計,倫巴第為整個歐洲地區GDP第二高地區,僅次於法國首都巴黎所在地法蘭西島(Ile-de-France)大區。

很多外國或國有公司在米蘭俱設有總部,倫巴第亦為體育非常發達之地區,很多頂尖的足球、檯球、冰上曲棍球及籃球球會的主場。

倫巴底有十二個省,再細分為合共1,506個市鎮,人口最密集的米蘭就有1,389,834人,莫特朗尼鎮(Mortorone)僅有30人,此為在2019年所統計。

阿爾卑斯山地區的景色雄偉而且壯觀,大量山谷景色秀麗,世界聞名的度假場所俱坐落於阿爾卑斯山風景區,所有冬季雪上運動愛好者都可在度

假場所找到時下頂尖的雪上運動設備及器材,不啻為雪上運動愛好者的天堂。而位於加爾埃蒙特(Piemonte)、艾米利亞-羅馬涅(Emil-Romagna)內享譽盛名的旅遊勝地。像科莫湖、馬喬列湖這些早已為全世界遊客所熟知的旅遊景點絕對不容錯過,無論湖畔鱗次櫛比的具有格調的度假小別墅,或各式風景如畫、特色鮮明的山城每年吸引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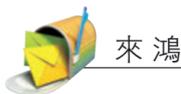
此外,倫巴第大區中部波河平原周圍,種植稻田和散佈水渠的低地亦具有特色,倫巴第地區還有成千上萬處特色鮮明的景觀;倫巴第地區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肥沃的土壤,是非常富有的大區。在此,旅人可發現自然、歷史和文化都十分和諧地和創新、技術、時尚、娛樂這些現代化的事物有機地結合起來。

倫巴第名稱起源於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大約公元570年,倫巴第人興起。據說倫巴第人的語言為倫巴第語的一種,近似於盎格魯-撒克遜語(Anglo-Saxon),語源上,此為日耳曼語(Proto-Germanic),究竟他們有否應用此種語言仍為未知之數;法蘭克人、巴伐利亞人及倫巴第人的貴族在多個世紀都有密切關係。整個意大利北部應用「倫巴第」此名稱,直至15世紀。在但丁(Dante Alighieri)所撰的《神曲》(Divina Commedia),嚮導維吉爾(Virgil)父母的祖籍即為此地。

2020年2月底,意大利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全國最多確診病例為倫巴第大區。

##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來鴻

王國梁

# 濃濃淡淡夏時光

夏天的到來,好像並沒有帶給人們太多驚喜,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

春在漫漫冬季後的驚艷亮相,當然會讓人驚喜。而夏是在春的緩緩行進中悄然到來的,草木在靜靜生長着,花兒默默開放着,鳥獸慢慢活躍起來。低眉間,夏天就到了,水到渠成。

濃濃淡淡夏時光,濃的是風景,淡的是心情。天地之間的色彩是什麼時候變得越來越豐富的?昨天塗一抹嫣紅,今天染一牆翠綠,明天抹一縷明黃,不知不覺間,大自然的構圖愈發多姿多彩。如果你每天都在用心觀察身邊的風景,便會覺得大自然實在是鬼斧神工,每一筆看似不經意的勾勒和塗抹都蘊含着無窮的奧秘和智慧——今天的每一點勾畫,都是在為明天做鋪墊;一切變化都有循序漸進的歷程,沒有什麼是一蹴而就的。

夏在前方招搖,眼前的風景變得繁盛明艷起來。春天是嬌柔與嫵媚的,再怎樣美麗好像也擔不起「繁華」、「盛大」之類的字眼;而夏呢,時光漸深,景色漸濃,到處呈

現出繁盛之態,而且動不動就有了傾城傾國之勢。

你看,田野裡那鋪天蓋地的綠色綿延起來簡直無法無天,綠色霸氣而張揚地主宰着整個世界,讓你覺得自己成了綠海中的一滴水,只想永遠融入浩瀚的綠海中。再看那一牆盛開的薔薇,紫色的花朵挨挨擠擠,彷彿一群紫色的小鈴鐺,搖響了一季繁華之歌。薔薇花開得輝煌燦爛,演繹着夏之濃情。忽然想起一句詩:「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薔薇。」薔薇花開,夏季來臨。春天的終點站正是夏天的起點,起承轉合,渾然天成。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其實,春天就住在夏天裡。這樣想着,我不覺淡淡地笑了。

夏日的清晨,風兒微涼,我的腳步舒緩,心情怡然。淡淡心情淡淡風,眼前卻是無限風光。天地明朗,草木葳蕤,花開絢爛,蔭蔭遍地,隨處生機。繽紛的風景,明麗的色彩,使得夏日時光顯得那麼生動而悠長。

忽然懷念起故鄉小院的夏時光,我沒跟母親打招呼,便直奔而去。母親見到我,眼神裡掠過驚喜,她的神情依舊是我熟悉的。我和母親坐在小院裡聊天,彷彿又回到了小時候。滿院子清甜的槐花香兒,亦是熟悉的。我抬頭仰望着一樹槐花,對母親說:您還記得每年夏天都給我做槐花飯嗎?母親微笑着點點頭。風過時,樹枝輕輕搖動,一朵槐花落到母親的頭上。我一抬頭,恍惚間似乎看到了母親年輕時的模樣,心中忽然一動。歲月無聲,時光靜默,情懷依舊。

小院深深,槐香瀰漫。我與母親聊遙遠的往事,也聊遙遠的未來。忽然,母親起身,去摘槐花,要做槐花飯給我吃,我笑着應允。「槐林五月釀瓊花,鬱鬱芬芳醉萬家。」古樸的小村莊裡,每一家都有一個溫情的故事。

走在故鄉的小街上,我的腳步又輕又緩,整個人無比放鬆,身心愉悅。濃濃淡淡夏時光,濃的是深情,淡的是光陰。濃濃淡淡夏時光,濃的是鄉情,淡的是情懷。



遊蹤

吳異民

# 盆景人生

浮城誌

顏士州

# 童年的小河

童年時代許多溫馨的回憶,大都和水聯繫在一起。那時候,我和村裡的小夥伴們一起到河裡游泳、捕魚、捉蝦,小河是我們的樂園。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農村,耕牛是生產隊的主要勞動力,每個生產隊都飼養着幾頭耕牛。春耕開始,幾條耕牛承載着隊裡幾百畝地的耕作,由於勞動量大,在那物資匱乏的年代,牠們的飼料來源基本上是靠社員割的青草。

夏天到了,正是青草瘋長的季節,鄉村田野裡、河堤旁到處是人們背簍割草的身影。一到放暑假,我們便迫不及待地加入割草的隊伍中,為了割到更多的草,我們常常結伴跑十幾里外去割草。中午時分,每人割了滿滿一簍子青草,在回來的途中,一百多斤重的草簍常常把我們弱小的身軀累得筋疲力盡,這時有人想出方法,將草簍用繩子綁好投入河中,然後找來一條長繩子,沿着河邊牽着繩子走。有時候,我們將幾隻簍子並在一起,在岸上留幾個人攪會水

的人紛紛跳入河中,一邊推着草簍,這樣既省力,又在河裡暢游一番,令人十分愜意。

那時候,小河裡的魚特別多,魚兒總會成群結隊往上游竄。我們只要割草累了,就去捉魚。將細竹編成「魚簾」,在小溪裡用稀泥和草草壩攔水,再將「魚簾」擱置下游。頑皮的魚兒游到這裡「撲」的一聲上了當——黏在「魚簾」上,逃不脫了。通常,我們總是把「魚簾」放在小溪裡,到第二天清晨,等「魚簾」上貼滿了魚才去收,這可是非常快樂的事兒。用一根細藤穿透魚腮,或乾脆抓到背簍裡,魚「啪嗒」亂跳,水星濺到臉上,清涼涼,舒坦坦的,別提多愜意啦!

隨着鄉村經濟的發展,家鄉的河水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如今既看不到孩子下河游泳,魚兒也不知躲到哪兒去了。但我每次回到家總要到村裡的小河邊走一走,去看一看久違了的小河,去重溫童年時代的夢。

若把太湖擬作一個碩大的盆景,那麼掩映於滾滾波濤中的七十二峰便是一組精緻的山水小盆景了,在這些山水小盆景裡,東山的三山島無疑是最為出色的一組,從東山乘輪渡前往,遠眺三山島,尤其會有此種感覺。

上島觀光,同行的過君率先導着我們去拜訪這裡的一位盆景前輩朱老先生。此前過君已多次拜訪過朱老先生了,一言以蔽之:「朱老先生一生與盆景相伴,人也化作了一盆經典的盆景哩。」哎呀,好有「聊齋」的意境也。

果真是「聊齋」的境界,「聊齋」的人物!在島上穿過崎嶇的山道、花木扶疏的田園,七拐八彎的到了一個古村落,幾處斷壁殘垣後便是一戶人家,門前是婆娑的柳樹、棗樹、掛果的青梅和黃熟的枇杷,叩門,開門的是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因與過君熟悉,所以下就親近了起來,幾句寒暄便直奔主題——他一生經營和喜愛的盆景藝術。

朱老先生行年八十有五,自十九歲上島以來,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座島嶼,倚青山而居,枕波濤而眠,與辦遊了島上第一座小學,夫妻斯守,黃卷青燈、辛勤培育農家子

弟,故而這座島上處處有他們夫婦的學生,只要一提起朱老師,誰都會說出他的一串故事哩。

知道我們都是文化人,朱老先生格外興奮,亦步亦趨引導我們參觀他如同兒女和學生的盆景,講述着與盆景攸關的故事:真是琳琅滿目的盆景、意味深長的故事啊——

朱老先生與盆景結緣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緣起於一架礦石收音機。那時他在島上除了教書育人,精神生活甚其枯燥,訂的報紙都是隔夜報,幾天送來一摞,甚是乏味,於是學裝了一架礦石收音機,以便在茫茫太湖中也可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然而也正因為此,他差點獲罪「收聽敵台」的罪名,這憤憤而將那架礦石收音機扔入了太湖,望着滾滾波濤,他在尋思思考着今後的人生樂趣,當此時他在深山老林發現了成長在岩石縫隙中的神奇百怪的樹根,倘移栽於自家家裡,豈非絕妙之景致?於是失了礦石機,得了美盆景,開始了長達一個多甲子的盆景人生。

那年,妻子懷孕了,他正巧得到一樁榆樹盆景,妻子分娩在即,盆景初顯奇姿。孰料妻子足月而難產,島上醫療條件差,由「老陳」土法接生,生死關頭,他唯有默禱向盆景祈禱;祝願大小平安。也真是神,經歷三

天痛苦磨難,終於「哇」的一聲報喜,盆景綻出新芽。因為生的是女兒,他就為盆景取名「雛鳳」。從此以後女兒和「雛鳳」伴隨着健康成長……至今快六十年啦,我眼前的「雛鳳」已然長成了姿態曼妙的鳳凰,昂首展翅,欲飛欲舞,令人歎為觀止。朱老先生把盆景照片和這段故事發表在了盆景雜誌上,留作人生一大紀念。

朱老先生的盆景皆呈古樸姿態。他說,許多生長在山野的枯木朽枝,經他精心侍弄都活了過來,各顯風姿。其中有一樁榆與山石緊緊抱在一起,他為了不破壞其原生態,整整控了七天,甚至披星戴月,終於完好無損取出這「樹抱石」,遂成妙趣天成的巨構。曾經有位園林專家想向他購買,開價時伸出五個手指,聽任他後面加幾個零,也就是說五百萬、五千萬乃至更多都在所不惜。朱老先生一笑了之,回絕了他。因為他喜愛盆景到了魂魄與共的境界,或者說,如「聊齋」意境一樣,他本人就化作了盆景,怎麼可以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呢?

朱老先生除了盆景,餘皆看淡,生活也是那麼淡泊——老妻正在廚房備炊,裊裊炊煙,淡淡清蔬,圍子裡的盆景在初夏的陽光裡一派盎然生機。